

David Schreiner 博士，思考黑桃，

第 1 节，搭建舞台

© 2024 大卫·施赖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 David B. Schreiner 博士在他关于黑桃思考的教学中。这是第 1 场会议，准备阶段。欢迎来到思考黑桃的课程。

在我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我将这篇文章命名为“思考黑桃”。我的名字是施赖纳教授。我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杰克逊都会区韦斯利圣经神学院的副教授。

我被邀请做一个关于旧约和考古学交叉的演讲，这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认为它非常非常令人着迷。正如我们将在第一场讲座（四场讲座中的第一场）中讨论的那样，我认为这种关系一直受到一些误解的困扰。

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开始改善这种关系。我们开始更多地了解这种关系。我认为这是为了圣经研究的利益，因为我们确实必须了解圣经研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旧约研究。

我们将把重点放在旧约研究上，但我们确实需要了解考古学、圣经研究/旧约研究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上帝使用古代以色列作为他对人类的大部分启示的渠道、机制和工具的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旨在解开这些文化的学科。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考古学和旧约研究的交叉削弱圣经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就像我说的，我们将在这里进行四场讲座。我们会进展得很快。我无法谈论我想谈论的所有事情。

我们可能会陷入细节的困境，但我将重点讨论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不得不省略更多细节，您可以在我的书《Pondering the Spade》中阅读，该书由 Wipf & Stock 于 2019 年出版。您可以在 Amazon 或 Wipf & Stock 网站上找到它。

这就是我无耻的书塞。我将从那里继续前进，我们很好。还有很多细节，但我将快速浏览这四场讲座。

第一个将是搭建舞台。我将提供一些关于考古学本质的介绍性评论，并为我们提供一些指导，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三堂讲座。第二讲，我们将深入探讨。

我不应该说很深。我们将深入研究马里，一个古老的遗址，然后我们将深入研究吉尔伽美什史诗。然后在第三讲中，我们将讨论特尔丹和其他一些事情，并研究以色列的史学以及考古学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有趣的启示。

最后，在第四讲中，我们会讲得非常快，我将重点介绍一些要点，并讨论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我认为这些发现真正总结了这一点，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将某些想法与其他想法进行比较的讨论，希望到最后，我的目标是在这四堂讲座结束时，您将对考古学和旧约如何研究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彼此相互作用，以及它如何为我们的解释提供信息，我们如何通过考古学学科来赋予圣经更多一点魅力，如果你愿意的话，多一点活力。但我想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想在第一堂课中以一个生动的小插曲开始。

我想，这个故事，我的这段经历，确实开始让一些事情成为焦点。我和妻子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教我的大女儿。事实上，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现在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教我们最大的两个女儿主日学校课程。我承认我有点偏执；我真的很清楚我女儿的主日学老师正在教他们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但无论如何，我在这件事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一个星期，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我们在教堂做事的方式是这样的中心课程，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聚集在中间的房间里，我们这是一场大型讲座，而不是真正的讲座，乃是大话，大教训。然后大家根据成绩分开，我和妻子就在那里服务。

我们在分手期服务。因此，当我正在准备这段分手时期时，我听到中央房间里正在上大课的人开始谈论考古学。自然地，我的耳朵竖了起来，然后我听到他谈论凯瑟琳·凯尼恩·阿米·马扎尔和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等名字。

此刻，我真的很感兴趣，因为说实话，除非你深入研究这些东西，否则这些名字你可能不认识。所以，我停下手头的事情，开始倾听。我走到房间里，站在后面，开始，你知道，盘点一下所说的内容，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现在请记住，这些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我的意思是，保佑他的灵魂，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但你知道，他正在追求它，所以我对此很满意。但我正在听，他正在谈论城市化以及早期青铜时期和中期青铜时期之间的文化转型。

然后他谈到了中世纪青铜时代文化与族长的关系。然后，他谈论了青铜时代晚期向铁器时代的崩溃，以及这种崩溃如何影响我们对铁器时代的理解。此时我只是在想，哇，这太棒了。

我不敢相信这家伙真的想这么做。但后来它变得非常有趣，因为他开始任意，这是我真正可以用来描述他所做的事情的最好词，但他把一切搞砸了，因为他正在应用凯瑟琳·凯尼恩对早期青铜时代、中期青铜时代的研究过渡到以色列定居时期。所以，他把所有的日期都搞混了，他把青铜时代晚期的崩溃带入铁器时代，并将其应用到大约700年后的流亡时期。

然后他谈到了阿米·马扎尔对青铜时代中期的讨论，阿米·马扎尔将其与族长联系起来。他将其应用于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有一些教训。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开玩笑，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必须给这个家伙一个A的努力，好吗？我得给那家伙一些道具。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但他却把一切搞砸了。我很庆幸这超出了孩子们的理解范围，他们没有感到困惑。

他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我对我所听到的感到有点震惊。但无论如何，我确实认为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第一，当涉及旧约研究时，人们对考古学很感兴趣。

我的意思是，你实际上不必看得太远。你不必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才能理解这一点。您所要做的就是打开历史频道、探索频道和学习频道。

你可以打开电视，观看各种形式的关于考古学与圣经研究如何联系的节目。它们可能是学术上诚实、智力上成熟的好节目。然后你可以一直走到光谱的另一端，谈论古代外星人、金字塔、乔治·苏卡洛斯等等。

所以，有一个完整的范围，但人们普遍关心考古学以及考古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好吗？这次经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显示了现实的不幸的一面。这是一种关系，关于这两个学科如何融合的流行概念经常被误解。

正是在我们误解这些关系如何相互作用的那一刻，我们开始遇到问题。后一个方法论问题在整个学术史过程中得到了证明。几分钟后我们将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这些困难和这些误解不存在，也不存在，因为有很多文献写过我们必须讨论考古学和旧约圣经之间的误解这个问题。

这需要对这种互动进行适当的讨论。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这就是我想在这四场讲座结束时留给你们的内容。

我们如何理解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学科如何相互融合？我将讨论这个问题。它们的融合的本质是什么？我说的是互动。当我们理解这种相互作用时，我们就会开始理解考古学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文，帮助我们给我们的解释带来另一个层次。这就是这四场讲座的内容。

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想把这个小插曲变成有教育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从长远来看，它有望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所以，我现在想转入讨论考古学的本质。

我将在第一堂课中采取一点长的路线。我想了解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本质。我想开始了解它与圣经研究如何交叉的本质。

但我想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进行，希望这在讲座结束时能有意义。但我想从一种叫做介片的东西开始。现在，ostraca 是一个很奇特的词，仅仅意味着上面有文字的陶片，好吗？这些是用来写字的陶器碎片，好吗？这就是我想开始的地方。

现在，当你在古代以色列进行挖掘时，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破碎的陶器碎片。我的意思是，实际上，你甚至不必挖掘。你可以走在一个陶器的上面，你可以拉出一些浮到表面的陶器碎片。

你知道，你可以把它们捡起来。它就像石头一样。但上面有文字的陶片是比较罕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和关键。

举例来说，我们要看看一种叫做 Meshad Hashevyahu Ostraca 的介形动物，好吗？这是一件陶器。这是一块陶器，上面有相当长的法律论述，它讲述了有人向当地司法官员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一个问题。他基本上是在说，我为之工作的这个人最终没有把我的斗篷还给我。

我认为，有趣的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七世纪左右。我认为这是大约七世纪的事。所以，它正好发生在《钢铁二号》的中间，就在约西亚的时代，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谈论的时间。有趣的是，它似乎暗示了《出埃及记》中的一些具体法律评论，特别是关于如果你从某人那里拿一件斗篷作为抵押品，如果他们要为你工作，你必须给他们一天结束时斗篷会回来。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斗篷。

你不能只拿他们需要证明观点的东西。那么，这个陶片，这个上面有文字的陶片，我稍后会给你看一张图片，是否有可能向我们展示圣经立法正在规范犹太社会？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些类型的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且信息丰富。

我们有拉吉字母。拉吉是铁二世时期犹太地区的主要行政中心。它在公元前 701 年西拿基立围攻期间被洗劫一空。

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在前往耶路撒冷时将其洗劫一空。因此，在大约 150 年、130 年左右的时间里，它被解雇了两次。因此，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站点。

然而，就在耶路撒冷被洗劫之前，也就是尼布甲尼撒围城期间，而不是西拿基立围城期间，而是在尼布甲尼撒洗劫拉吉和围困耶路撒冷期间，有一批信件。这些是军事信件，好吗？这些是拉吉人民与耶路撒冷人民为应对尼布甲尼撒即将围困而进行的互动和对话。他们正在谈论如何再也看不到阿西卡的信号火，这意味着巴比伦人即将到来。

他们就在我家门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因此，这些介形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展示了他们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如何进行军事行动以及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再说一次，那些真的非常有趣的东西，那些真的非常有趣的东西可能不一定直接交叉，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在日常基础上运作的方式。现在，我这里的这张照片是米沙德·哈沙夫·雅胡 (Mishad Hashav Yahu) 铭文的绘画，好吗？你可以看到那里的文字。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古希伯来文字的样子。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法律纠纷，有关个人如何向当地司法官员投诉个人不归还外套。撒玛利亚陶片是古代陶片古代著作的另一个标志，非常非常重要。

这些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八世纪，是在撒玛利亚发现的。所以，这是在北方。这是以色列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很多行政收据，货物交易，谁买什么，买了多少，酒，粮食等等。这些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撒玛利亚挖掘时发现的。所以，他们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

但它们再次让我们深入了解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的日常运作方式。我们也有阿拉德陶片。阿拉德是一片被上帝遗弃的沙漠中部的一个地方。

老实说，这可能是一座守卫着犹太领土东南边缘的犹太堡垒。伙计们，它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附近没有常年水源。

老实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生活在这里的。还有一些关于早期青铜城如何将径流汇集在城市中心的令人讨厌的故事。我的意思是，我们谈论，你知道，在这个 COVID-19 时代，我们谈论疾病和细菌以及类似的一切。

我不知道阿拉德的人们是如何在那里生活了三个多星期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显然，他们做到了。

阿拉德有一座非常重要的铁器时代堡垒。我们还发现了很多阿拉德介形虫。再次强调与那里的人们的通信和日常互动。

所有这些事情有趣之处在于它们的分析方式。我们关注它们的内容，但事实是，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这实际上正在开发中，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现在正在使这些书写系统接受一些相当复杂的计算机算法、智能设计、自学习软件程序，以便确定我们可以，你知道，弄清楚我们可以确定关于人，人们写作的什么。例如，最近对阿拉德陶板进行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他们想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的笔迹风格以及有多少不同的人在书写这些阿拉德陶板。

他们实际上最近对撒玛利亚陶片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令人着迷的事情。陶片和带有文字的陶片非常重要。

他们不仅让我们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满意，而且还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社会的发展。所以，再一次，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些例子，特别是阿拉德陶片和撒玛利亚陶片，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结论的范围和复杂性。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考古学不仅仅是挖掘泥土，好吗？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正在使用探地雷达，我们正在使用复杂的计算机算法。最近，阿什凯隆郊外的一处墓地被出土，约有200具尸体。这实际上是在过去两年的发掘中发现并出土的。

但他们对这些骨骼进行了 DNA 分析，试图澄清非利士人从何而来这一古老的问题。这里真的非常非常令人着迷。因此，考古学正在并将继续变得非常非常先进。再次强调，这是该学科本质的一部分。

纪律是什么？它想做什么？它是如何尝试做这些事情的？这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交叉点。因此，我将开始对该学科的轮廓进行快速描述。该学科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剥这只猫的皮有很多方法，好吗？你可以读一下埃里克·克莱因（Eric Klein）关于圣经考古学简介的书。

他以一种方式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我将尽力让您保持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我将给您三个阶段，好吗？第一阶段确实称为巴勒斯坦勘探的开始，好吗？这是这些东西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正如你将看到的，它在方法上非常非常粗糙。

这是光荣的寻宝活动。这是印第安纳·琼斯在寻找失落的方舟，好吗？本质上就是这样。显然，根据我刚才所说的，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从谁开始呢？老实说，你至少得看看一个叫拿破仑·波拿巴的人，如果你了解世界历史和西方文明，你可能会认出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对考古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因为他对考古学发展的渴望。征服全球，好吗？但是，为了确保整个地中海盆地的安全，为了传播法国文化和法兰西王国，拿破仑·波拿巴带来了一批学者，他基本上说，看，当我们经过埃及时，当我们经过地中海盆地，我要你拍照。

显然我希望你不要拍照。他们没有那个。我要你画画。

我希望你做笔记，我希望你记录所有这些东西，嘿，你知道什么？我们实际上要带一些东西回家，好吗？所以，这是拿破仑·波拿巴所做的事情的副产品。这就是我们得到罗塞塔石碑的方式，好吗？罗塞塔石碑对于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绝对至关重要，好吗？因为那块石头上写着三种语言，好吗？我们可以很好地阅读其中一篇。我们可以读第二个，但第三个是埃及象形文字。

那时，没有人知道如何读它，但是一个叫Champillon或类似名字的人，我法语说得不太好，CHAMPOLLON，我相信你就是这样拼写的，他基本上就是被认可的

那个人翻译和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他抓住了一个名字，一个专有名词，以便开始他的破译，而拿破仑·波拿巴和罗塞塔石碑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这一切的关键。这很重要，因为一旦我们能够阅读埃及象形文字，我们就可以去卢克索以外、塔尼斯之外的所有这些寺庙，我们可以开始阅读那些墙上写的所有内容。

瞧，通向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的大门被踢开了，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我想简单谈谈的下一个人是爱德华·罗宾逊爵士。这家伙被称为圣经之父，而不是圣经考古学或圣经地理学之父。

他有一个朋友叫伊莱·史密斯，这两个人所做的就是骑上骆驼，骑上马，然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骑行。他们和当地的贝都因人交谈，嘿，那边的那座山，那座山叫什么名字？他们会从当地的贝都因人、当地的阿拉伯人的名字中得到名字，然后他们会开始回顾旧约，并开始试图弄清楚，好吧，这听起来像什么？这就是这个人的才华。他在 19 世纪中叶就做到了，老实说，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确的。

他很敏锐，他提出的许多鉴定都相当成功。事实上，你谈论的是人；如果你和那些真正擅长圣经地理学的人交谈，他们仍然会告诉你，他们仍然使用这个人在 19 世纪出版的著作，好吗？原来这家伙这么厉害啊。他的作品，数百年、100多年后、150多年后，仍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这就是爱德华·罗宾逊。在这个初始阶段，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一旦爱德华·罗宾逊开始识别这些线索，一旦他开始说，这可能是这个，这可能是拉吉，这可能是撒玛利亚，然后突然间你就会看到所有这些巴勒斯坦探索社会的发展，就像，哦，我们知道拉吉在哪里。

我们知道拉吉有多么重要。我们去那里挖吧。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些埋藏的宝藏。

这为人们开始资助探险活动打开了大门。现在，所有这些探险基本上都被赋予了同样的类型，他们被赋予了同样的目标。去找到尽可能多的东西，把它们带回来，我们将装满我们的博物馆，我们都会变得富有和出名。

这本质上又是非常非常粗糙的。他们正在寻找什么是重大发现，就像我提到的，印第安纳琼斯，雷德的失落方舟，约柜在哪里？我们去找找吧。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但我们必须为此感谢爱德华·罗宾逊，因为他为我们所有这些社会指明了方向，好吗？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系统考古学的兴起。我们不会完全到达那里，但正是在这个阶段，即 1900 年代初期，我们开始以更精确的方法论来谈论事物。我们不只是在那里挖洞、挖土丘、挖战壕，并不真正关心那些可能有文字或没有文字的小泥板。

回到第一阶段的早期，他们并不关心。就像，好吧，给我看一个小天使，一头大公牛在哪里？我们来挖一尊大雕像吧。那些类型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在第二阶段，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好吗？我们必须感谢一位名叫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的人。这家伙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他有点奇怪。我想起这个人的故事，他过去常常穿裙子只是为了吓跑当地人，因为他不想被骚扰。但这个人在埃及学方面崭露头角，挖掘了大量的故事和大量的遗址，比如埃及的塔尼斯。

但他所做的是开始完善系列或陶器年表。当他来到一个叫Tell el-Hessi的地方时，他才真正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我们要感谢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的两件事。

人们认识到它们告诉我们，它们看起来像垃圾堆，但当你开始挖掘它们时，它是一层又一层的古城。认识到线索是试图破译古代定居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好吗？人们住在城市里。是的，农村人很多，但最多的足迹、最多的物质文化都留在了村子里，因为那里是城市和村子的所在地。

一旦你建立了一座城市，你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放弃那个地点。所以，当你的城市被摧毁时，你就在它上面建造了另一座城市。当那个建筑被地震或军事征服摧毁或摧毁时，你只需将东西夷为平地，然后再建造另一座。

所以，这些故事实际上就像蛋糕的层数或七层果冻一样，无论你更喜欢哪一个，城市遗址的占领历史。弗林德斯·皮特里明白这一点。然后，通过他的陶器

年代学，他开始研究如何确定它们的年代，并讨论每个定居阶段的时间顺序，一个告诉中的每一层。

这就是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出名的原因，好吗？这个家伙，在他去世的时候，决定，你知道吗，我要轰轰烈烈地出去，我要把我的身体奉献给科学，但只有我的头脑。所以说，这家伙死的时候，实际上是被斩首了。它被运到英国，因为他想让他的大脑得到科学研究。

不幸的是，标签丢失了，他的头在某个地下室的罐子里呆了好几年。好吧，长话短说，他们认出了他的头。他的身体实际上是静止的。我确实相信，他的尸体实际上埋在耶路撒冷老城外的 JUC 校园内。

我想，我很确定，他的身体（除去头部）就在英国某个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所以，他们知道他的头现在在哪里，他们已经确定了它，但是，是的，奇怪的家伙，奇怪的家伙，显然对自己评价很高，但他非常非常重要。再次，了解陶器年代。

威廉·F·奥尔布赖特是另一个人，我可以阻止很多人，很多人，男人，女人，我可以阻止，我可以谈论，但我们只是没有时间。但威廉·F·奥尔布赖特 (William F. Albright)，即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是系统性、方法论健全的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这家伙很聪明。

他是一位神学家，他是一名基督徒，他热爱圣经，他认为他的目标是证明圣经。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他所做的一切总是回到圣经。这如何进一步解释圣经呢？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追求。

不幸的是，这也成为他受到如此多批评的原因。但威廉·奥尔布赖特 (William F. Albright) 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开发了征服模型。以色列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征服模式。

闪电战式的军事运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威廉·F·奥尔布赖特 (William F. Albright) 是第一个认真阐明这种解决模式的人。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我是说，弗兰克·摩尔·罗斯，约翰·布莱特，我的意思是，基本上，你能想到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著名圣经学者的名人录，老实说，在某个时候，他们都回到了他身边，无论他们是间接还是直接，很多很多他的学生。所以，这个家伙是一个巨人，尤其是在美国考古学领域。如果你打开一本关于美国考古学、圣经考古学历史的历史著作，你会发现大量关于这个人的信息。

非常非常重要。但同样，他的征服模式也引起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而且，有点有趣的是，他的一些最大的学生，约翰·布莱特，甚至他自己，在他提出这一点之后的几年里，一旦更多的考古证据浮出水面，他们就开始从征服模型的最初阐述中退后一步。最初的理论。

所以，他再一次受到批评，他仍然受到批评。一方面，我们将威廉·F·奥尔布赖特提升为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圣经学者，你知道，这是一个你想成为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点贬低他，认为他是一个方法论上天真的人。

我认为这有点不公平。威廉·德弗确实对奥尔布赖特提出了批评。我非常喜欢威廉·迪弗；我们稍后会在这里讨论它。

但我认为他对奥尔布赖特的追求确实有点太多了。但他是一个有趣的人，非常重要。伊格尔·亚丁 (Yigal Yadin) 是一名以色列考古学家，后来转为军人。他是一名军人。

当从军队退役时，他想，是的，我们去挖掘一些东西吧。但伊格尔·亚丁因其在米吉多的发掘、在马萨达的发掘以及对所罗门足迹的阐述而闻名。因此，像米吉多、夏琐和基色这样的特定城市中心，列王记上第1章第9章中提到的特定城市中心，都与所罗门的建筑运动有关。

伊格尔·亚丁在这些遗址中发现，天哪，这座城市的考古足迹、建造城门系统的方式、建造城墙的方式都极其相似。根据《1 Kings 9》的说法，伊格尔·亚丁说，这是所罗门的足迹，这就是所罗门加固他的主要城市中心的方式，这也是伊格尔·亚丁闻名的原因。伊格尔·亚丁再次领先于他的时代，拥有像威廉·奥尔

布赖特这样的大批追随者，影响了整整一代以色列考古学家，他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是凯瑟琳·凯尼恩女爵士。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才华横溢，但她也遇到了麻烦，而且她似乎至今仍在继续招致批评。我的意思是，尽管凯瑟琳·凯尼恩早已不在，科比·伍兹仍然用他的数据击败了她，所以凯瑟琳·凯尼恩仍然受到批评。

但她在开发特定的挖掘系统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在谈论耶利哥，甚至挖掘耶路撒冷方面都非常重要。在某些方面，她是一种逆向观点。

每个人都在与威廉·奥尔布赖特谈论征服模型，凯瑟琳·凯尼恩说，实际上我认为杰里科在那个时期甚至没有人居住，所以你到底怎么可能有一个征服模型呢？这就是凯瑟琳·凯尼恩正在做的事情。但她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她的遗产中最重要因素可能是她参与了方法论革命。这是第二阶段。

再说一遍，这个领域有这些巨人，他们开始将考古学调整为一门系统学科。这将我们带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今天的考古学。今天的考古学将进行方法论的修订，即第二阶段建立的方法论进展，我们只是要扩展轨迹。

我们开始讨论第三阶段的考古学，即今天的考古学，是挖掘方法。今天的考古学家非常关注你如何挖掘，而不一定是你在哪里挖掘。这也很重要，但他们非常非常清楚你如何挖掘。

你的方法是什么？您如何记录该发现？是在现场发现的吗？它的考古背景是什么？你怎么挖？从根本上讲，与您挖掘的方式相关联，您知道，诚然，这是过于简单化，但我们必须谈论 Kenyon-Wheeler 方法和 Reisner-Fisher 方法，好吗？我将在这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凯尼恩-惠勒，凯尼恩，凯瑟琳·凯尼恩，我刚才提到的，我刚才提到的，她在英国开发了她的挖掘方法，好吗？凯瑟琳·凯尼恩是英国人。她在英国开始了她的考古学家职业生涯，师从一位名叫惠勒的人，她是她的教授。我认为是她的教授，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名叫惠勒的人。

他们开发了所谓的凯尼恩-惠勒方法，我们不会尽可能多地暴露，而是要挖五英尺乘五英尺见方的地方，并尽可能地向下挖掘。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控制地层。如果我们挖掘更小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控制数据，好吗？我们扩张得越远，我们对数据的控制就越少，我们对曝光的控制就越少，等等，好吗？我们想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地方的占领历史，谁居住，何时居住，居住了多长时间等等，某些占领阶段是在何时进行的。

根据凯尼恩-惠勒的说法，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挖五英尺乘五英尺见方的土地，然后在一天结束时，你抬起头来，你会看到那堵大墙及其所有的东西。就像一层蛋糕一样，然后你开始解释你所看到的，好吗？凯尼恩就是这样在耶利哥挖掘的。这就是她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挖掘的方式。这与 Reisner-Fisher 方法有些不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eisner-Fisher 方法曾在撒马利亚使用过，而凯尼恩在撒马利亚工作过，但它与大规模暴露有关。因此，你可以看到那里的垮台，而不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小部分。如果我们只在五英尺乘五英尺见方的地方挖掘，如果我们错过了距此仅一英尺的地方，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雷斯纳和费舍尔说，让我们尽可能地揭露一切吧。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优点和缺点。然而，在大规模曝光中，我们失去了对数据的控制。可以很好地控制五英尺乘五英尺见方的数据，但如果那里有东西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是，今天，许多考古学家会使用某种混合体。

他们仍然想控制数据。他们仍然想控制地层，但他们不想忽视大规模暴露。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当我 2008 年在 Tel Rehov 挖掘时，前年，对，前年，他们发现了一个养蜂场、一个蜂箱、一个工业蜂箱装置。本质上，他们是在五英尺乘五英尺的正方形里挖掘，其中一个正方形直接向下击中了一个古老的蜂箱，好吗？他们看着蜂箱，发现了它是什么，然后他们想，你知道吗，可能还有更多。因此，在那时，挖掘主管做出了执行决定。

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要放弃这种五英尺乘五英尺的方法，我们要进行大规模曝光。我们想看看这个装置到底有多大。当我2008年到达那里时，我看到的是五英尺乘五英尺见方的地方，但如果我将身体转向45度并向这里看，我会看到一个工业蜂箱装置完全暴露在外。

有10个蜂箱。因此，这是使用混合模型的一个例子，显然，放弃一种模型而选择另一种模型的决定是挖掘主管的责任。但今天的考古学非常专业，而且是跨学科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挖掘，你会发现地质学家，你会发现古文字学家，研究的人，对不起，碑刻学家，你会发现研究骨头的人，研究骨头的人除了受过古典训练的考古学家之外，还有研究写作的人、研究岩石的人。你将会，你将会，你甚至可能会找到基因专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在做DNA工作，或者他们在做什么类型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声音，同样，挖掘总监需要成为领导者并吸引每个人的注意力，确保每个人的想法得到适当的引导和讨论，等等。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令人兴奋的，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挖掘主管，它可能会变成一场垃圾箱火灾。另外，今天的考古学的一部分是所谓的新考古学的影响，新考古学是一种发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方法论革命。现在，这受到了批评，但不能批评的是新考古学所发生的事情的含义，因为考古学本质上已经成为一门人类学学科。

很多大学、很多机构的人类学学院都会有考古系，好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再是神学院了，神学院最初呢，这些这些探索，这些最初的尝试，在1800年代后期，1900年代初期和中期，都是神学院资助的。

现在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与其他学科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被视为一门人类学学科。所以，这就是三个阶段，好吧。

再说一遍，初步探索，初步探索，方法论精度不断提高，今天的考古学非常复杂，非常多学科，非常认真，而且在方法论上非常认真。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回到问题上来。我告诉过你我走一条迂回路线，但我认为为

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学科的轮廓和学科的某些要素，这一点很重要。

考古学为圣经研究服务，好吗？不，不是的。因此，如果它不再被理解为服务于圣经研究，它就不再被理解为圣经研究的一个子集。我们如何定义考古学，这对于这两个学科的相互关系意味着什么？嗯，考古学可以很简单地定义为为了解特定文化或特定地点而进行的研究。

很简单，因为考古学就是寻找东西。这是关于寻找人们每天使用的东西。它正在寻找物质文化，寻找房屋，寻找罐子，寻找织机重量，寻找动物骨头，寻找礼拜场所等等。

它正在找东西。因此，考古学是为了了解特定文化或特定遗址而对事物进行研究的学科。这就是我的概括方式，我知道这很粗糙，如果有任何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他们可能会说，是的，你可以对此更复杂，并且有无数的定义更复杂，但出于我们的目的和本次讲座的目的，我们可以将考古学定义为为了解特定文化或特定地点而进行的研究。

但如果考古学是对物质的研究，那么圣经考古学这个术语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圣经考古学这个术语由于多种原因而被拖入泥沼。回到威廉·奥尔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威廉·F·奥尔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自称为圣经考古学家，但他因考古研究过于歉意和过于神学而受到批评。哦，奥尔布赖特，他又在那里做事来证明圣经。

所以，圣经考古学家，圣经考古学这个术语，或者如果你称自己是圣经考古学家，让我们这样说吧。如今，如果我在参加会议，有人想侮辱别人，我们会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有人会称某人为圣经考古学家。哦，不，我不是。

别这么叫我。所以，这个名字带有一定的包袱。不过，我认为只要我们愿意至少理解它，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它，好吗？因为考古研究确实为圣经研究提供了信息。

它确实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以色列文化，我们越了解古代以色列文化，我们就越能理解圣经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圣经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因此，与圣经有关的考古学可以称为圣经考古学，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这个定义。这不是为了证明圣经或反驳圣经，好吗？考古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这也是我们后面的一些讲座真正要讲的内容。直接影响是什么样的？间接影响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要引入广泛趋同和狭义趋同这一想法的地方。

那么，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我们将讨论某些广泛的趋同，某些狭义的趋同，好吗？广泛的趋同是考古学研究对圣经的更间接的应用。狭窄的融合将是对这些直接接触点的讨论，好吗？这就是差异所在，而考古学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准备好正确使用圣经考古学这个术语，它仍然可以被挽救。

因此，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其余的研究，其余的讲座，我们将庆祝考古学和圣经研究，特别是旧约研究之间永恒的、不可否认的关系。这就是这些讲座的内容。我将引导您完成这种互动并向您展示这是怎么回事，好吗？那么，我要谈谈不同的工件，好吗？我要谈谈那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他们是如何被发现的？谁找到了？对此进行了哪些讨论？有些讨论将会非常非常激烈，但我也会有意地讨论这些发现的含义。它们对于我们理解圣经、理解圣经意味着什么？这将是关键点。在那次讨论中，讨论其含义，这就是我们将重点关注这个想法的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广泛的趋同，还是一个狭隘的趋同？如果是广泛的趋同，那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是狭隘的趋同，又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要谈论的发现只有一定数量，但我根据一些标准选择了这些发现。其中之一是连锁反应。这是否发现，是否产生了相当大的连锁反应？正如他们所说，它改变了现状吗？我将选择一些我认为产生了相当显著连锁反应的发现。

因此，这将是一个标准。它是否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也就是说，那些不一定是考古学家的人可能在此之前对圣经研究不感兴趣，但他们发现自己在阅读圣经吗？他们是否因为 x 个原因而对这次对话感兴趣？这是另一个标准。那么，它的影响是什么？它是否对我们理解某事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好吧，我们要

谈谈乌加里特，它打破了我们对于迦南万神殿、青铜时代晚期文化、青铜时代晚期全球国际网络等的理解。

它打破了它的大门，并完全重新定义了我们理解它的方式，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圣经所说的关于巴力、关于亚舍拉的内容。但现在，突然间，有了乌加里特，我们意识到，哦，迦南人对巴力说了什么？迦南人对亚舍拉有何评价？在某些方面，事情变得澄清了，而在某些方面，事情又变得混乱了。所以，非常非常有趣的讨论，但它们对旧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所有这一切都将通过威廉·迪弗的融合思想进行讨论。威廉·迪弗是一位著名的美国考古学家，现已退休，他在盖泽尔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许多地方进行了挖掘。但他在理解圣经研究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认为这可以追溯到 80 年代，当时他第一次在圣经考古学评论中与香克斯进行了一些对话。

这就是他真正开始梳理这两个学科之间关系的想法的地方，因为这就是威廉·迪弗所理解的。考古学是一门独立于圣经研究的学科，但是，它们在某些时候会相互吸引，当这些引力发生时，我们如何定义它？我们怎么理解呢？他在过去几年的融合中提出了这个想法，圣经研究和考古学将会融合的想法。我对此的看法是，我将采用收敛的概念，并且我将讨论广义收敛和狭义收敛。

狭窄的交汇是指考古学研究与旧约中的一段经文、一个地点或某些具体事物发生具体而直接的影响、碰撞或交叉的特定时期。相反，广泛的趋同将成为考古研究影响和调整我们更广泛和更普遍的理解的地方。我们将讨论世界观澄清。

我们将讨论社会结构和此类事物。本身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点，但它对于理解表面以下或幕后的所有气泡仍然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当我将狭隘的趋同与广泛的趋同并置时，你会开始真正理解其中的区别。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期待着接下来的几场讲座。我希望你也这样做。到时候见。

这是 David B. Schreiner 博士在他关于黑桃思考的教学中。这是第 1 场会议，准备阶段。欢迎来到思考黑桃的课程。